



度量

■孙佳欣

有些重量,无法用数字计量;有些刻度,深嵌于血肉之中。

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,二爷的语气里流露出难得的温柔,他说自己比有些战友幸运。无情的战火虽然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腿,但他觉得“一切都值了”。如果二爷心中有一杆秤,那些无悔的牺牲和付出都是秤砣,能称出“信念”在他心底的分量。

当排爆新兵成功排除哑弹,他对

班长说,知道你当爸爸了。原来他并非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而是在危急关头,本能地将班长的安危置于自己之上。于是在心灵的那杆秤上,他称出了担当的重量。

为了那份责任,东风凰崖村村民在险境中舍身保护八路军的骨肉;为带领村民致富,军嫂放弃城市生活,扎根山村……这些故事是大义重于泰山的动人写照。

捧卷细读,你是否也在进行一场心灵的度量?那军帽上的弹孔、排爆完成后交心的低语、乳娘臂弯的温暖、村民眼中的亮光——这些动人细节,是作者交予读者的“精神砧码”。或许,每一次阅读后的心灵震颤,也是对我们心中那杆秤的修正和校准。

本版插图:赵建华

图片制作:陈新阳

长征

第6526期

打头阵

■崔民

青山村靠着山,离村不远的山脚下,有一个小火车站。

那天,从小火车站走出一对年轻人。男的叫李明,是本村人;女的叫许莹,家在城里,是李明领回来的媳妇。父母去世时,李明还小,他是在村长和乡亲们的帮衬下长大的。后来他报名参加,在部队表现出色,立了功,村长还收到了喜报。

李明领着许莹见村长,说以后就在青山村安家了。村长连声说好,可心里犯嘀咕:李明将来退伍会有很多选择,他怎么带媳妇又回到这个小山村来呢?他想,李明肯定有自己的打算。

过了几天,李明回部队了,许莹留在了青山村。

许莹留着利落的短发,看上去英姿飒爽的。村里人都喜欢管她叫“军嫂”。村里人觉得许莹跟他们不一样,有见识有想法,这方水土养不出她这样的女子。他们都觉得她不会一直留在这里。

一天,王大娘看见许莹背着背包,试探着问:“军嫂,你是要走了吗?”许莹笑着说:“我去打工。”旁边又有人问:“还回来吗?”“回,这里是我家呀。”

这消息像风,不到半天就在村里传开了。“她十有八九不回来了。”“一个人守着这里,也难为她了。”人们在村头大榆树下议论着。

转眼过去两个月,许莹回来了。村里人很惊喜。可他们不明白,许莹出去打工,怎么才两个月就回来了?

后来,许莹在院里建起两栋简易房,又在房里饲养了很多刚出壳的小鸡。

许莹说去打工,那是真话。来青山村前,许莹与李明有过一段对话。

“是大山的乡亲养大了我,退伍后,我想回村带乡亲们一起致富。”

许莹很支持丈夫。“那我回去先打头阵。你在部队好好干,等退伍后,我跟你这个‘后续部队’会合。”

李明被妻子逗笑了:“你打头阵?”许莹笑眯眯地点点头。

其实,许莹心里早就有谱了。那次她去李明部队探亲,路过一家大型养鸡场。她走进那家养鸡场考察一番后,觉得是条好路子。从那时起,她就想试试“拳脚”了。

许莹去打工的那两个月,实际上是去养鸡场学习。她边干活边学习人家的养鸡技术、经营模式,还摸清了小鸡的生长规律。有了这些经验,许莹回村便熟练地操办起来。

过了不久,许莹养的鸡开始下蛋了。许莹说,她养的鸡是新品种,下的蛋能生着吃。

“哇,鸡蛋能生着吃?”村民们瞪大了眼睛,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鸡蛋。

许莹说,这种鸡下的蛋,要比普通鸡

二二爷

■邹冰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太爷将一页耐火瓦盖在炭火上面,炉子上的明火慢慢悠悠收敛起红光。原本太爷的脸在炉火的映照下红红的,随着炉膛的火光渐渐暗淡,蹲在窑洞里抽旱烟的太爷也隐没在一片黑沉的烟雾中。

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,阳婆(晋语区方言,指太阳)落下山后,太爷就会搬动铁砧子挡在窑门后,防贼、防土匪。太爷老了,今年割罢黍麦后,他就把每晚堵门的任务交给了我二爷。

二爷不紧不慢地站起来,拿着布条走向铁砧子。只见他用布条在铁砧子上横竖绑两道,把铁砧子绑得像个粽子。然后他双手伸展开,大呼一口气,再猛吸一口气,猫腰、撇腕、伸脖子,百十来斤重的铁砧子竟被他叨在半空中。二爷一步一步往前走,走了14步,“咚”的一声,那铁砧子便稳稳当当堵在了窑门后。

太爷在一旁看着,张大了嘴。看着儿子的背影,他明白,自己精心喂养的“野牛犊”,已经不属于窑院了。

那一年,二爷14岁。

14岁的二爷长得像个黑铁塔,也许是从小抡铁锤的缘故,他胳膊上的腱子肉一坨一坨的。

二爷说他要当兵,太爷不同意。二爷瞪起铜铃似的一双眼睛:“您给我起名叫‘将军’,不去战场,有啥用?”

太爷一筷子打在他头上:“那年从白马山上下来的那个救了你妈一命的红军,人家才是将军。”

二爷不服气,嘴里嘟囔:“难道我要当一辈子打铁的将军吗?”

太爷再次举起筷子敲在他头上——二爷吃了9个玉茭饼子后,手还想往筐篮子里伸。可家里有4口人,太奶奶后晌只烙了十几个饼子。

那天,天已黑透,北坡上下来一伙土匪。那帮土匪显然得到了消息,狗蛋爸刚从山口外回来,身上背的襁褓里装满了银圆。

狗蛋爸被绑在门前的槐树上,土匪手中的火把映红了半个村子。

狗蛋爸梗着脖子,宁舍命不舍财。匪首生气了,举起大刀挥舞。只听“当啷”一声,一把铁锤飞来,正砸中匪首脑袋。大刀落地,匪首整个人像面条一样软塌下去。

土匪慌了,以为遇到了高人,仓皇撤离。现场遗留下的铁锤太爷认得,是二爷使得最顺手的那把。

精短小说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乳娘

■尹小华

1941年,抗战烽烟正浓。由于战事频繁、部队辗转,许多指战员的子女难以得到照料。对此,中共胶东区委指示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筹办建立一个战时育儿所。

1942年5月,随抗战形势变化,育儿所转移至乳山县东风凰崖村,并从此扎下脚跟。杨积文和李淑真夫妇及妹妹杨极芬,正是这个村的村民。

夜晚,月色清冷。村干部抱着7个月大的凤枝叩响了杨家的门。李淑真揽过乳儿,看着怀里安睡的孩子,感到自己肩上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一日下午,天上飘起小雪。杨极芬在屋里哄逗凤枝,李淑真在炕上给凤枝做衣服。突然,一阵铜锣声打破了宁静,有人扯着嗓子喊:“鬼子来了——”李淑真扔下手里的活儿,连忙抱起凤枝,拉着杨极芬就往山上跑。村南四五里有一片起伏的山峦,由于那里地形隐蔽,每次鬼子“扫荡”,乡亲们都躲到那片山里。

鬼子是从北边过来的,他们在村里“扫荡”后,包围圈又向南边马石山方向聚拢。不巧的是,李淑真和杨极芬带着凤枝就隐蔽在那边。同村的杨宗连和杨树坤隐蔽在她们附近,见到姑娘俩怀里的婴孩,杨宗连示意她们不要出声,自己去引开鬼子,她们再趁机逃走。见二人点头,杨宗连猛地跳出来,杨树坤也跟在他身后,吸引鬼子的注意。枪声响起,杨宗连中弹倒下。杨树坤边跑边

这一仗,二爷出了名,却瞎了一只眼。有首长来看他,拉着他的手说:“好好的后生,坏了一只眼睛……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啊。”

二爷却安慰首长:“不妨事,以后打枪不需要闭眼了。”

后来,二爷重回队伍,在一次战斗中又没了一条腿。

再后来,全国解放了。有人问二爷今后有什么打算,二爷说,回乾村打铁。

三

1951年秋,二爷回村了,当了村里的支书。

一次,生产队里的机井坏了,县里派不出人来修,一村人一连几日没有水吃。二爷去了县里。他见到县长,二话不说,撩起裤腿露出半截伤腿,又要去抠那只假眼。

县长忙伸手拦他,说:“是我们做得不到位,我们检讨。”

第二天,县里来了工作队。机井终于出水了,村民感谢二爷,二爷摇摇头,得感谢政府。

二爷管队里的事,也管村里的大小事。

每天一大早,二爷从村外坡上的地窖里出来,习惯站在坡上吼一嗓子。他的声音低沉威严,那些聒噪的喜鹊、叽喳的麻雀,还有哭闹的娃娃,听到二爷的吼声,都像被浆糊粘住了一样不再出声。

二爷走在村道上,身子挺直,扬着头,那条空裤管打着结,在一根拐棍旁晃荡——那根油光发亮的木棍已经成了他的另一条腿。每当听到二爷的脚步声,村民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计,扭头朝村口望去。

村里有了纠纷,大家都愿意找二爷说理。二爷话糙理不糙,是真心为他们着想的。

村里人都知道二爷一把铁锤砸死土匪头头的事,但不清楚二爷瞎了又没了腿的具体经过。有小孩子好奇,天真地问他。他用威严的声音回答:“打仗被炸的。”看着孩子明亮的眼,他又说:“比起有些战友啊,我幸运多了……现在看着你们,一切都值了。”二爷的声音越来越低,语气里竟有着难得的温柔。

村里人不知道二爷在部队上的职位,有人问他,他从来不说。他在村里当了20年的支书,一生未娶,说不愿意连累别人。

二爷最后老死在了他的铁匠窑里。村里人把他安葬在漠谷河边的公墓里。二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和他一起下葬的,只有他生前喜欢戴的一顶有弹孔的旧军帽,平常拄的那一根拐棍和他每日挑水的扁担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南沙某岛礁,一架小型无人机吊着铁块在一个沙坑里来回拖拽。

“该死,还是没能拖出来!”上等兵李响一拳砸在沙地上,尖锐的珊瑚石刺破了他的拳头,血慢慢渗了出来。李响全然不觉疼痛,双眼仍死死盯着沙坑。

“飞高点,瞄准哑弹狠狠地砸!”连长张墨对着对讲机大喊。无人机起高了好几米,又迅速下坠,铁块狠狠砸向了沙坑,可哑弹还是没有半点反应。

“排爆兵!”张墨急了,再不排除,会影响后面的实弹投掷。

上等兵李响跟着班长张兵站起身,快步跑到张墨跟前。

“怎么办?”

“人工排!”

“谁上?”

李响迈步上前,却被张兵一把拉住。“我是班长,我上!”

“我上!”李响急了。

“你这个新兵,心里没数吗?凑什么热闹?”张兵恼了。

“不实战,永远都是‘新兵’!”李响大声回应。

“排雷是跟阎王爷打交道,开不得玩笑!”张兵呵斥。

“连长,我请求让我上!”

张墨最终点头下达了命令:“李响上!”

排爆新兵

■阳宗峰

烈日当空,防爆服内,闷热得像蒸笼。李响沉重的呼吸撞击在面罩上,不一会儿,眼前腾起一片恼人的白雾。汗珠沿着他的额角不停滚落,痒得钻心,湿得闷烦。

“稳住,深呼吸!”耳麦里张兵的声音虽像砂纸摩擦般粗粲,却有着镇定人心的力量。

李响调整呼吸,走下沙坑,蹲在铁挡板前。挑弹用的竹杆平时在手中很轻,此时却重若千钧。李响深吸一口气,试图压下擂鼓般的心跳,可那声音在密闭的头盔里咚咚作响,甚至盖过了呼呼的海风。

“慢——往前伸——慢——”耳麦里,张兵的声音一张一弛,均匀有力。李响狂跳的心慢慢平静下来。他手中的杆一寸一寸地往沙砾前移,钩尖一点一点地往沙砾里挑——他要先把哑弹从沙砾里挑出来。

“对,对,慢,不急——”哑弹在被挑松的沙砾间初显。“好,不急——”张兵缓缓指挥,李响缓缓操作。

眼看哑弹就要出来了,李响有点小兴奋,慢慢站起身来。

“蹲下,这是真雷!”张兵的话,像一盆冰水,给李响浇了个激灵。李响赶紧又蹲下,他感到后背发凉,手心发麻。

“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操作规程,任何时候都得把安全摆在第一。”李响深吸一口气,等气息稳下来后,再次把手中的杆往前伸了伸,从沙砾中慢慢往上挑。

终于出来了。沙砾中的那团黑,在烈日的直射下泛着冷光。半晌,哑弹没有一点要炸的意思。李响长舒一口气,缓缓地站起身来。

看着李响,张兵想到自己的第一次排爆,也是这样向班长和连长争取来的。一个排爆兵,如果不敢迈出这一步,还能有什么成长?

安全线外,连长张墨重重拍了下李响的肩膀:“好样的!”

张兵也快步上前,递来水壶:“喝!”李响一口气将一壶水喝了个精光。

抹了把嘴角的水和额头的汗,李响咧着嘴朝张兵笑道:“班长,昨天你跟嫂子打电话,我听到了。嫂子说给你生了个闺女,你当爸爸了。嫂子和侄女都等着你明天下岛回去看她们呢!这时候,我不能让你上战场……”

看着李响的笑脸,张兵眼圈泛红:“你小子……”

耳畔,手雷的爆炸声不断响起,战友们正按计划进行实弹投掷训练。